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100 8

JUL 11 1929

32

CH 23140.2332.83



德州志卷十二



藝文

重脩永慶寺碑記

明張惠

德州有巨刹曰永慶寺舊在衛河之西乃唐卧雲山禪師所創也元季燬於兵燹本朝寺僧古峯者才堪彌教德可扶宗州之父老舉之為僧正住持斯寺古峯曰寺名雖舊而佛居無所奈何或謂城內州治後有地若干畝足以相當古峯構而興復之畚瓦礫畧基址重創佛棲之宇工未成而古峯化去僧玉川繼



其職大川大方無極又繼玉川之職并與僧因廣同心協力不憚寒暑前建天王大殿後置大悲閣並左右地藏羅漢列侍金色絢爛擬於梵率門廡庖湏之所靡不完具而又繚以周垣植以嘉樹茲寺煥然一新實為吾州偉觀矣然大川不自以為功惟前人之德業是念思欲傳之永久間具始末俾因廣求記余職守春官因銘之

大雄之旨禪教為洪巍巍像設五枝派宗惟此曹溪香水流別遂號真乘邁古難折宗去入終斷即凌夷

門楯既失灰燼焉持代不絕人篤生異質際此蒙屯因名構實巍巍金碧輪奐騰光玉川大川接短扶長宮殿嵯峨僧居有荷曰庖曰湏無一不可由唐迄元已及千年天人慶會實出自然觀此盛跡匪驕匪暱至誠之道三十如一爰有因廣秉心弗訛遂成道場靈鷲之阿陰翊王度妙轉法輪祥光燭天煥我人文



德州科第題名

我皇祖開國建學徧滿天下取徃代明經茂  
 博學宏詞諸科罷之乃制子午卯酉年則鄉試辰戌  
 丑未年則會試而殿試則會試之年也制雖創于一  
 時實億萬斯年太平之治矣列聖相承授受一道皇  
 上嗣統丕釐耿命迓續鴻休一以人文化成天下選  
 舉賢才與古比隆德州為山東劇郡廟學當兩京之  
 交章甫縫掖之士乘時而起自洪武庚午甲戌歷成  
 化丙午甲辰凡二十七鄉試八會試後先捷者八十







湖散人云爾間有不同余稟性拘謹守口如瓶不  
以賢智先人星來天性踈放口吃善談論辨風生其  
胸中磊塊時於三寸快舌發之娓娓可聽令人解頤  
喜構精舍竹籬畫檻茶竈筆牀莫不精潔雅好客客  
至必留飲飲輒醉醉輒歌歌聲參差衍曼一座盡歡  
浩浩焉落落焉是予所深慕而未能者也然才高命  
蹇壯志未酬鬱鬱以歿迄今追維同聲靡應同氣何  
求孤踪索莫老景奚堪寧不悲哉

重脩東嶽廟碑記

明程瑋

祀國之大事也祭法能禦大灾捍大患有大勤勞則  
祀之先王之制惟諸侯得祭山川蓋其慎而且重如  
此乃今東嶽之廟徧於天下祭於士庶人歷世彌遠  
莫之敢廢者何哉瑋嘗閱諸傳記及泰山誌而得其  
說矣五嶽莫尊於泰山而其神亦莫靈於泰山觸石  
生雲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惟泰山爲然其神  
斡旋元氣發育萬物有生化之功凡水旱疾疢  
衆所願去者咸望而禱焉往往有應古今所傳神異



種種弗可誣也已惟其功德溥於天下則通天下而祀之固人心之所同祭法之所與也珪亦因是而觀世變焉古者民有井田有溝洫國都閭巷有學校又設疾醫瘍醫掌治邦之疾病疖瘍而摠之以醫師當是時生養遂而風俗醇矣以祈禳爲也降及後世凡先王教養之法相次盡廢而苛政日興民於是有飢寒水旱之虞疾病夭札之患窮困迫切無所告而求諸神曰萬一其庇我乎此人之情也蓋王政衰而祈禳盛亦世變使然上之人方自負愧責而何暇禁令宜其有舉而無廢愈遠而愈滋也德郡城中有古東嶽廟碑記無存創始莫考正殿爲間者五中奉東嶽天齊仁聖帝左右各有親侍之臣一寢殿及左右殿各爲間者三東西廡各爲間者五塑繪諸神題有位號必能翔宣元化默贊陰功不可得而測也表以大門繚以周垣守以黃冠蓋其所從來者遠矣嘉靖四十年郡守雁門何公洪重脩迄於今六十年復就傾圮郡之義士耆宿及黃冠宋靜深等協謀脩葺財取於捐施力出於僱役諏吉始事以次興舉不勸而輸之



者衆不督而爲之者疾易朽爲堅飾舊爲新黝堊丹  
漆金碧交輝視昔有加焉足以表崇重聳觀瞻信神  
聖之靈宅祈禳之勝區也經始於萬歷七年四月而  
以次年十二月落成焉其耆宿及靜深輩謀誌歲月  
示久遠乃偕予同學友蓋君鉛來屬予爲記予謂茲  
義舉也曷敢以耄辭乃爲稽之祭法本之人情質之  
世變以彰往事詔來者庶於茲祠有助焉

建河神廟碑記

明 馬九德

吾郡枕長河爲水陸都會其城西門外有河神廟  
一區背城面流相傳嘉靖間兵憲平涼浚谷趙公弭  
節之明年謂是河南通淮越北達燕冀固衝劇之要  
津也迺無廟以祀水神於典爲缺遂卜地於茲營土  
度木創建廟宇以示神有所歸於是祠宇壯麗跨有  
一方東堂四楹中塑金龍四大王像爲靈寢南有翼  
室亦四楹爲守廟者所居地勢平衍勝壓堪輿且又  
不與民廬連薺接棟真水府清絕境也稽之易傳天



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位先五行功濟百物曲流  
曰膠傍出曰溢注溪曰谷伏而不見曰沈是河也者  
實衆水之所鍾也昔者禹疏九河其故道以世代遼  
邈夷爲平疇不可盡辨今郡西漕河迺漳衛合流入  
海所經之地我朝定鼎金陵漕輓京邊儲餉胥賴於  
此其神之名號散於羣書亦有可考見者水神曰馮  
夷河伯曰川后濤神曰靈胥水伯曰天吳大波之神  
曰陽侯雖與廟中所肖金龍大王名不相襲然尊居  
螭宮力制水怪俾河流平坦舟不爲覆其有功德於

民一也况浚谷文章政事迥邁一時爲昭代表表人  
物後遷秩大中丞而去沒雖未久東省業已入名宦  
祠春秋祀之非遺愛耿耿繫去後之思其孰能與於  
此或又曰趙公爲庫部主事時嘗舟行至磚河夜被  
盜俄有金甲神人乘空而下類河神狀羣盜於隱處  
望見皆驚愕解散公遂免於難此則建廟之本始也  
予以爲浚谷建廟之意非爲身謀是說幾於誕矣揔  
之神旣應祀而公又有功德於吾郡者故詳著其顛  
末







史胡明善請別建學吏置官師設廩開貢如他衛學例業有成命矣時衛人工科右給事中葉君洪復上疏言建學則鉅費罔濟更師則諸生曠業兼之路要歲祿方急圖安集未暇辦此不若仍附州學領於山東督學之臣設廩開貢俱如州額則體統一而財力省德澤均而教化宏矣詔下禮部議而是之復請於上報曰可於是州衛之士各得廩額三十貢則四歲各三人業以羣肄牘以籍分數十年聚訟之端息于百人彙征之路通仁人之言其利溥哉給事少負奇氣游黌時卽以天下爲己任一入諫垣首論權貴劑量獻納動中時宜人有擬諸葉文莊者惜以中傷去位向使竟其所欲樹立則夫熙世道協人文兼善天下以垂不朽者庸詎可量哉士民以朝廷盛典宜紀其始而嘉惠之在給事尤弗可諉也願與勤諸貞珉乃屬予爲記







希茅土日構建文之過本非成祖之心事畢固已幡然感悟故鄙李實獨無封事諭吏部不念舊惡榜條方列旋即除毀革除之議起於六月庚午命府部建文條格悉復舊制今年稱三十五年而已然皆一時之臣逢迎從諛爲此後世不察遂謂成祖獨斷歸過君父使親親之心不自不可二或謂成祖定鼎功同再造如復革除則師疑無名夫天下者太祖之天下也太祖之視成祖建文同一子孫也今日之視二祖同一祖宗也不革除謂不能仰體成祖心必革除其爲仰體太祖心乎書靖難所以彰成祖再造之功不革除所以紀建文在位之實何悖之有矧成祖諡昭垂豈以革除顯不革除晦乎不可三國史野史下並傳世往往信野史而疑國史若謂國史多諱不若求之野耳夫年旣革除事必散逸今紀建文者無慮數十家謬誤相承至有不忍讀者逞其雌雄遂淆朱紫豈細故也哉不可四革除者不過使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建文耳而千萬世之後寧能以建文之實歷爲洪武之虛年乎大書特書固將不免與其紀年



立史於千萬禩之後孰與今日之爲得乎不可五臣之疑附錄何也睿皇帝赫怒振旅雖曰失計然非遊獵也景皇帝監國正位雖曰權宜然爲社稷也名異兩朝事歸一錄又何說乎臣謂景泰之錄不可附者亦有五伏讀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憲宗純皇帝勅廷臣曰曩者朕叔郕王踐祚勘難定邦寢疾之際姦臣倖功妄興讒搆請去帝號先帝尋知誣妄深用悔恨以次抵姦於法不幸上賓未卽舉正朕嗣大統間以復帝號一事質之聖母亦曰此先帝本意宜卽舉行

朕祇服慈訓用成先志其仍復舊帝號會議

聞夫旣加恭仁康定之尊謚而不去廢帝郕戾之舊名前後背拂不可一臣嘗反覆錄中凡涉問安奉迎之文並爲裁削聞之耆舊蓋編摩者承望云爾當時于謙王文之獄固曰不如是則事出無名吁加人以惡侈已之功不可二詩於兄弟戒勿相猶謂弟薄而兄效之也景皇之薄不敢曲爲之解英皇始雖惑於讒搆終意懷乎悔恨在憲宗之勅具見不知者謂英宗猶怒之而不敢改沒虞帝親愛之意貽漢文粟布



之譏不可三晉元宋高豈真有戡定之績徒以皇皇之際收拾人心稍能立功故雖區區作史者不得不與之景皇帝萃渙傾否外攘內脩北狩回鑾神州如故七年之烈曾不得如晉宋之例後世謂何不可四編年之義所以明歲時嚴統系也故僭偽附偏閏附夷狄附大義也以景皇之錄而從附謂之舛以景泰之事參之正統天順之間謂之淆不可五且景泰之忠臣皆天順改元之奸邪也脩錄者咸正之而不從至於景皇帝顧從之而弗正乎臣又伏讀隆慶六年

上兩宮徽號詔書內一欵曰革除年間死事之臣有司以時祀之而建文以太祖嫡孫臨御四載別無他過不得援諸臣之例以慰幽魂恐成祖之心亦必有未安者今宜復建文位號仍付史館將四年事蹟脩輯爲錄盡廢野史不經之說其景泰自爲一錄削廓戾舊名與正統天順承接弗紊其於善繼善述之大孝所關非渺少也







乏予又食餼家漸饒先王父尙在許商歲時伏臘常具衣履脯醢從先大人往致養焉歲在癸酉今上改元先王父春秋八十有八矣呼予云鹿鳴邇矣孺子勉之恐吾老人不及見也忽無疾告終越五月而予果薦於鄉遂以坊金易田數十畝以養二人先大人課僕治耜於外張繼母督婢治饁於內甌窶所入足供甘旨二人者融融樂也因屢上春官不第乃謁選得武強縣令服官三載所興起風化釐革弊端一主於撫字勸課焉若保甲鄉約亦用古法申飭之何按臺中竄公亟薦云循良之最也有一觀察欲得三縣劣狀予註以優考有一巨室欲誣七人以重比予更從輕條又一鹽差使者託私人索百金爲壽予峻拒之以此投劾以歸時予長子誠明已爲諸生遂解所束帶授之曰此吾衣鉢吾不做兒子必做比於王之槐焉居二載誠明果登賢書又二載爲先大人開八表求工繪像夜乃夢先妣王孺人告予以遺骸所在醒審夢中顏色更爲王孺人像以示先大人先大人驚云此爾母也遂相抱痛哭因之城東南三里許闕



地得骸予心動刺指端血滲之移時骨皆朱殷又不  
勝大痛雖具衣衾改葬實抱終天之恨矣先大人以  
此傷悼寢疾予延醫祈神備殫心力後治喪俱如禮  
乃先大人歸窆次日張繼母又以過痛奄忽終矣連  
舉二喪內子康孺人亦以經紀勞瘁得足疾爲予置  
側室生次子誠明愛逾已出今得著青衿而康孺人  
先予逝亦不及見也予謝政後三十年強半在田間  
足跡不甚履城市又性好儉寡交遊食止充腹衣止  
蔽體無他費所勞苦經營得宅二區書二架田數百  
畝粟數十斛命兩子各取其半而兩子涕泣義讓不  
忍析焉予其逍遙以瞑目矣乎予家素貧所締婚皆  
士人後兩孫女一字程給諫公子諸生泰生外曾孫  
先貞一字康直指公子諸生灑生外曾孫宣若女蘿  
附蒼松矣以病彌留漫留數語誠恐他人溢辭予魂  
不安也因自爲銘瘞之墓中銘曰  
少業儒兮以慕親兮壯作吏兮以字民兮老明農兮  
以訓子兮足誌吾之生平兮



以臨于舍及歸...  
 少業...  
 州...  
 十人...  
 悉...  
 所...

天妃廟記

明王權

德州舊無天妃廟廟初立無文字紀歲月天順庚辰  
 成化辛丑兩新之吾境內多泰山元君祠謁天妃廟  
 者恒以元君視之蓋以庚辰之碣其言無徵辛丑之  
 碑記者太畧故也嘉靖乙卯棟宇垣壁復圯壤鄉者  
 宋君鏐暨徐君存仁韓君福王君實輩捐金為鄉人  
 倡圖增置而侈大之已而施者雲委良材堅甍用罔  
 弗脩工役遂舉正殿仍四楹兩廡仍各六楹夾儀門  
 創二廡殿東偏益一室與西偏神室相直門廊寢室



倍壯於舊廟貌鼎新觀者肅然生敬焉諸君假庠友  
姜子以似徐子陳言懇予言勒諸石余累辭不獲勉  
應以諾按大明一統志云天妃廟在福建興化府莆  
田縣湄洲嶼妃莆人宋都巡檢林愿之女生而神靈  
沒後鄉人立廟於此又或謂以孝女成神宣和中路  
允迪浮海使高麗中流風大作諸船皆溺允迪所乘  
舟神降於檣遂獲安濟歷代累封至天妃國朝洪武  
永樂中凡兩加封號列爲祀典竊謂國家勅建羣祠  
非但詳於報賽而已將以震民之底滯而立教也其

載在祀典者上以通神明下以誘愚俗要使民同歸  
於善而莫之知其意良亦美矣然自帝王聖哲以及  
忠臣孝子諸祠以文風天下之爲丈夫者語之而易  
知勉之而易從足以省官師之訓而助刑罰所不及  
亦旣爲有徵而其狃於習而難化者莫如婦人女子  
誠亦不可使之底滯而不震也顧責之以丈夫之所  
敬畏而崇信者彼則語之而弗解勉之而弗從何也  
婦人女子所服從者姆訓也而以教男子者教之其  
孰從而聽之閨閣間有談士人之奇節異行者彼皆



若罔聞知也一及曹娥聶姊之事則羣聚而叩之且  
 盡然動心而傾聽之不厭從其類焉耳天妃有廟歆  
 之以靈異懼之以禍福俾天下婦女不狃於其習虧  
 其內職以為神羞難化者且格天下寧復有餘事耶  
 蓋陰教舉而陽教於是乎益備矣是為記

桑園鎮重修關王廟記

明王權

關王廟祀徧天下其無謂而強援之以參於淫祀之  
 中者亦徧天下廟以妥神不晰於義從俗而祀之神  
 其妥諸子嘗縱遊諸祠王之以特廟祀者無幾而梵  
 宮道觀珍樓寶座玉宇星且主其教者偃然南向而  
 居之第於中門偏側之地則設關王一室又擐甲執  
 刃雜於彼所役使之列而侍立焉問其徒佛者曰王  
 在吾所為伽藍護吾法者也道者曰王為吾四帥之  
 一寔承遣託而任奔走覩其像復聞斯言輒恚憤不



已將欲撤其室而嚴爲之禁顧力有所不能也原二  
民之心不過以王慷慨竒節震耀百世吾取若人而  
奴之庶足以張吾之教而聳人之聽聞其無忌憚亦  
甚矣吾人欲祛一世之惑安王靈而冀其居歆其惟  
特祀也已德州衛桑園鎮舊有關王廟巋然峙於衛  
河之滸廟四楹神像端嚴惟肖前樹門坊鐘簏在左  
齋庖在後烝嘗伏臘鎮人事之惟虔可謂知所祀矣  
嘉靖丙辰廟緣歲久棟宇將傾鎮之耆舊相與醵金  
而復新之共推馬君淵謝君碩懇予言以勒於不子

曰王之烈婦人孺子皆能言之何俟於予二君知王  
之所以風吾人者乎夫三國惟蜀爲正統而弱王臣  
昭烈不附勢也辭昏却金不趨利也忤於士大夫不  
苟媚也勇於報效不背德也終死於敵不爽要也茲  
固不可以高世之行望於一鄉之人亦不謂高世之  
行不足以動乎一鄉之人吾鎮人亦有依稀不附勢  
不趨利不苟媚不背德不爽要者乎有之則王之風  
其達矣今日之廟祀王其饗之抑或有附勢趨利苟  
媚背德爽要者乎有之則王之風其阻矣今日之廟



德州志 卷三  
祀王將吐之而又何取乎復葺也哉觀射父有言曰  
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廟葺而祀  
舉固有以震其滯而收其縱則達其風而使之不阻  
烏敢謂無其人焉要之人之昭事乎神神之默相乎  
人斯固其大者若曰禦我災捍我患祈禱是應是則  
王之偶然者耳又豈可駕二氏之說以迷亂吾人也  
耶王在漢章武中爲列侯元致和之初加封顯靈義  
勇武安英濟王或謂王未必受然而釐革非吾事也  
姑因之而歸其說於二君以爲記

請復朝講用直臣疏

明 謝廷策

爲朝講久虛直臣久廢先經輔臣疏請已蒙皇上俞  
從懇乞及時修舉以光聖德以永令名事臣於春二  
月內行取抵京接邸報見大學士陳于陞一本爲恭  
劾愚衷按陳時政之要懇乞聖恩采納以光治理事  
首稱接見大臣錄用人才爲言甚悉奉聖旨覽卿奏  
具見愛君忠猷謀國遠慮已知道了其餘着該部看  
議來說欽此舉朝大小臣工莫不鼓舞歡欣誦皇上  
有從諫之明又莫不翹首頓膝而望皇上旦暮行之



以爲太平美政何今時已滿三月矣而朝見之期竟未一出以言得罪之臣亦未聞有一隣而錄之者臣愚不勝大惑孔子論聽言之道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輔臣于陛之疏豈不稱法異兩脩哉皇上諒其爲愛君獎其爲忠猷又諭之以知道亦可謂從而說之矣獨計所謂知道者非徒知之而已也知其言爲忠愛而不用其言以行事在皇上不得受其言之益在輔臣不得盡其言之忠在天下後世又得以不改不繹而議其後謂聖德何謂聖名何臣竊願皇上熟思而急圖之也敢以往事爲證可乎臣聞周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而晏起亂之失自婢子始敢請罪王自是勤於政事早朝晏罷卒成中興之名而姜后亦有聲於後世皇上御極視周宣王何如也聰明睿知其過之也遠甚勵精圖治其過之也遠甚惟靜攝以來朝講中輟輔臣至終歲不能以再覲天顏而奉清問恐官府漸隔而煬竈之患隨之矣皇上誠繹輔臣之言



慨然申定朝規或朔望必出或祭告必親時召大臣  
商榷政務卽不能復常朝之規而一月再臨亦不爲  
數卽不能復日講之舊而便殿賜問亦不爲勞君臣  
意氣洽於泰交國是紛紜定於面決萬代瞻仰在此  
一舉天下後世行將歌誦聖天子之舉動於不朽而  
周宣王何敢望下風也臣又聞宋仁宗時唐介吳允  
呂景初吳中復蔡襄吳奎韓絳等數十人皆以直言  
謫外殿中侍御趙卞進言曰近日正人端士紛紛引  
去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諂事權要傷之者衆耳仁宗  
允其言諸臣悉令召還由是嘉祐之治有聲宋室榮  
華至今皇上御極視宋仁宗何如也文武聖神其過  
之也遠甚君子滿朝其過之也遠甚惟邇年以來諸  
臣任事過銳進言過激直遂戇愚不能無罪皇上震  
怒譴謫貶削前後百十餘人此百十餘人者品格未  
必相同而皆以氣節名世倘一概錮之終身是明予  
諸臣以名而暗貽國家以失人之害非便計也皇上  
誠繹輔臣之言慨然勅下吏部察諸臣中言雖過激  
而心則無他者幾人事雖執拗而心本爲公者幾人



各疏名上請斷自聖裁卽未必盡行召還或間一簡  
拔以究其用亦未必盡復原職或別行推補以盡其  
才用不測之威以懲創於前又用不測之恩以甄別  
於後顛倒豪傑莫知端倪天下後世行將宣揚大聖  
人之作用於不窮而宋仁宗何能彷彿萬一也此二  
事者諸臣言之多留中不報報輒忿怒輔臣言之幸  
蒙嘉納納之又未允行此臣所以不勝欵欵之愚爲  
皇上再言之也臣初試爲御史豈不知苟祿可以容  
身當國家多事之時又豈不能彈擿一二以塞責惟  
君德爲萬化之原而人才係社稷之計時方修正吏  
以信萬世而皇上注念猷爲又皇上之令聞永譽所  
係臣何忍以此二事坐聽流播四方傳宣來禩爲聖  
德累爲令名損哉此臣所以不勝欵欵之愚不得不  
爲皇上申言之也臣不識忌諱感時激衷輒冒尊嚴  
以抒下忱倘蒙聖明采納施行太平無疆之福端在  
是矣臣無任惶悚待命之至







蓋秦璽之不足徵久矣今據河北道臣張夢鯨呈稱漳河之濱得玉璽一顆親齎至汴臣諦觀審視方稜無缺依然全璧聞璽至漢平世已缺一角知此斷非秦璽至渾龐瑩潔精光內藏應是數百年舊物一旦風遶水滸涌出河岸恭誦篆文八字誠萬年天子之吉祥嘉兆也臣以紀載所傳聞實有不在此者昔王孫圉不寶白珩而寶觀射父之作訓辭及左史倚相之獻善敗於寡君齊威不寶照乘珠而寶照千里之西臣彼叔李侯王寶得其寶因是猶能名顯列

施來茲斯足述耳今聖主惜才賜環拔滯固宜哲人布列野無留良尙有一代名臣如總憲鄒元標馮從吾尙書王紀周嘉謨盛以宏孫慎行鍾羽正余懋衡侍郎曹于汴等沉淪邱壑空賦白駒不及今大用人壽幾何又有一斥不還之詞林久錮不起之臺諫此皆王國禎祥盛朝珍寶臣不能挽回天聽汲致明廷乃僅僅執一古靈光效七十二代之故事臣實羞之惟是玉璽之出適在臣封疆之內事屬曠異道路詭傳郵亭驛使恐有聞之禁闈者旣不應還瘞地下又



不敢私秘人間欲議委的當官員捧進殿闕跡涉貢  
媚亦非臣誼所宜然似應少緩須臾恭候皇上之命  
至璽之世代篆之工拙俱非臣所敢知也臣迂且固  
愧不能歌天保之九如效華封之三祝惟竊自附於  
尊君好君之義謹會同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楊方盛  
先具奏聞伏望皇上達觀永命之真符不在偶獲之  
舊寶怡神寡欲親賢納諫在朝之忠直勿事虛拘遺  
野之名流急爲登進庶玉瓚瑟於清廟瑚璉賁於明  
堂藹藹吉人維天子使共襄大器永固金甌雖謂虞  
舜之黃璽夏禹之元圭至今存可也區區傳國寶不  
足貴矣况未必真乎拜手颺言鞠躬待命臣等不勝  
惶恐屏營之至



重修北極廟碑記

明程紹

德舊有北極廟在北門之城闔為殿三楹中以奉元  
 帝像規制森嚴蓋控鎮闔郡之闕宮也經始於世廟  
 初居士曹惠為政而未有記至穆考改元逾四載余  
 外祖馬中丞公以居士石玉等之請始走筆勒之貞  
 珉垂永久焉自肇造迄今屈指百年宇牆傾圯樓題  
 剝落郡大夫當湖馬公屢拜祠下不勝秋風黍離之  
 感慨然欲興而新之謀之家大人封公家大人仰承  
 明德先輸涓滴為士民首倡一時聞風助化應者如



響乃因向明之故基爰易凋殘之落構大厦蔚起神儀穆然嚴嚴翼翼還於舊觀家大人謂事不可混乃以馬公所捐俸鏹募工跋涉取泰岱一片石命予記之余考之舊碑謂元武之名出於星宿祠祀之建起於楊隋在宋則避廟諱而改元爲貞逮我成祖則感靈應而尊崇脩至又云神本淨樂國王子入山脩行蕩妖伏魔白日飛昇誕膺帝命爲北剖主其於位號禋祀之所從來蓋詳哉其言之矣惟是北極之名尙未悉也余拘守一先生言不達元理飛昇事不敢定其有無博稽載籍參合祀典有班班可考者按宋中興志石氏云北方黑帝其精元武爲七宿斗有龜蛇盤結之象牛蛇象女龜象虛危室壁皆盤蜎之象司冬司水司北嶽司介蟲三百六十再按步天歌載諸星圖左旂右旂騰蛇鈇鉞壘壁陣羽林軍皆分布於七星上下合而觀之七星位居北方名曰元天所列諸星多鱗甲司兵備故曰武耳宋天文志云坎北方也北方不與坎乾而於艮丑以艮丑東北萬物之所成始而成終也故七政會其方爲歷之元北極居



其方爲天之樞再考歷代天官書云極星在紫微垣萬物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共其精曰北極其神曰耀魄寶然則元帝者蓋顓主北部北極則樞紐周天稱獨尊焉先聖所謂居其所者是也此辰與宿之別其不可渾而爲一也明甚今廟名北極而祀顓真武當有精義焉索解殊不可得余聞之祀禮莫大於宗幽宗祭天惟天子主之北極卽天也諸侯王且不得矯命而越瀆焉而况其下焉者乎惟是極居東北於位爲寅人生之本誰敢忘之况我里又在

東北又所稱王畿之民乎故綽楔標其名原其始也尊尊之義也而不設位示不敢僭耳惟是元帝爲北部之神德分野在危度之下以方之神視方之人如幹枝流派伯旅編氓也以方之人視方之神尊則如古昔之國君而親則宗祖也神之威靈顯赫周徧北土祐天王之國卽以祐其統域庇天王之民卽以庇其子姓若臣屬若我郡人士無不在呵護之中弁神功而圖報正所謂無所逃而不可解者則今日煌煌祝釐之地豈非禮以義起而必不可廢者哉郡大夫



保愛元元藹篤周至故推爲民之真念敬共明神家  
大人不負爲民祈報之誠共襄盛舉例得附書故輒  
記其本末以推原夫獨祀元帝之意使吾民知爲吾  
土之正神虔脩祀事世世弗忘焉則今日之廟貌與  
吾德共靈長可也

景顏斗室記

明程紹

顏文忠刺湖州時於杼山之陽妙喜寺東南建三癸  
亭亭之西北藜桂之間創有桂棚棚之側有支徑因  
殿中侍御史袁君高以廵部步於此因呼爲御史徑  
今世代綿邈名賢遺蹟不可復覩懷想高風因於文  
忠祠之南倣立斗室經始於崇禎五年二月癸卯至  
築砌約椽棟宇簷阿之屬則起自八月癸未至九月  
癸丑而落成焉亦竊取文忠所謂三癸也北地早寒  
不宜植桂每於南舟停泊覓得三二株貯於步履廊



之下亦名之曰桂棚穿廊亦有支徑草野謝客貴人不到安得有御史步也因此地傍逆祠故址蒼莽蕭前有玷芳桂乃命老圃作之屏之類秋宮柞氏掌攻草木者流也遂名爲柞氏徑皆依文忠之舊畧爲潤色用識仰止之思云爾嗚呼此一片土昔祀逆閹亦鹵爲穢今得附忠烈而更冒佳名蓋亦幸不幸之一變也夫

德州重脩儒學記

明 李誠明

粵自魯泮肇淮夷之化漢祀收節義之功故凡文治醇流皆由闕里鬱茂國家懋養賢士廣闢學宮若夫德壤實惟魯甸咫尺泰岱近趨走於登山淵源濁流通瀾波於觀海奈何牆墉湫溢制度卑狹想人文之必開宜天時之有待河南宋公來守茲土公諱明德號毅謙嵩高惟嶽篤生元老之鄉伊洛入河滙歸清議之地師友之淵源旣正問學之根柢更深才出風生事來電瑞游於鄉校爰思子產之言試以牛刀遂



用言儀之教厥其豪邁羞小補之尋常任以敏勤欲  
大典夫費序乃筮日稱物及時鳩工載闢門牆宏啟  
殿宇昔幽今塏來爽氣於雲天前做後昂鍾靈異於  
風土卽建閣以貯墳典復憑城以樹危樓棟可撐空  
甍欲翥漢鴟吻吸乎朝露椽角挂乎夜星南矚而岱  
雲平北瞻而燕烟紫西之塞上月影弄其清寒東至  
海隅日色扶其蕩漾固屬杰構尤爲大觀且延生徒  
乃作講舍問奇而課最升座以譚經用是譽髦莫不  
絃誦園欲不窺比屋有伊吾之聲途若流開接踵

薪槲之路固公教之爐冶或地靈之鼓鑄耶公精力  
過人雄敏自性該綜百氏練習三軍探兵畧之正奇  
別銳器之工苦且也算通壬遁博甲子之羣書解望  
氛祥識豐城之異氣每謂資鯤鵬於一日乃文可作  
人欲金湯於千年必武能襄治如德錢穀都會法所  
必爭南北咽喉吭尤易扼豈可睥睨不整班梯能窺  
其虛甍甃不堅墨畫莫施其守可加砌也勿寘薪焉  
旣文數之已明苦餼糧之未備乃節縮星輶之費搜  
括露積之藏日日織車馬之塵一歲猶餘錢二百萬



人人憇桑麻之影各社亦釀粟近千鍾亟欲底於成  
功不憚任其勞勩遂慨然上計欲以身肩事雖未行  
識者壯之昔我孔子雖治俎豆而言乃勝齊於萊人  
雖墮費邠而意實維周於宗子公講藝而兼之談兵  
脩泮而慮及成城可謂有特見矣及秩滿當遷借之  
治河或以西門摘發庶見投巫無乃王濟剛正無勞  
沉璧公憤焉不平曰欲吾韜機鬪之河伯版幹移之  
堤埽耶何用人非所任也遂移疾以歸蓋不惟芹藻  
之色幽而更張抑且進退之流急而能勇矣公旣行

之數年城乃議於一定難於始事誰識豪傑之心循  
其成謀愈知良工之苦公於綠野應懷巧以自憐我  
惟白石可握槩而作頌頌曰

膺膺平原密鄰闕里逮唐中顏魯公守此正誼天人  
後儒鬱起皇哉頽宮拓跋經始運及盛明我公泣止  
周視賢關云胡以圯煥然更新門宇賁美士心朋懽  
我之桃李旣崇豆籩南閣鬲峙復思中原戮力鞭弭  
謂斯阨塞宜飭百雉拮据侍儲經營三紀人未知公  
勞心遂已巧匠袖閒何云器使去思可銘民之樂只



附錄脩城記內振河閣雁塔二段

旣勝槩成乎天險復隄防問之水濱用鐵筆以撐  
流加石垣而護岸河伯夜泣徒磕磕以流澌百雉  
朝暉乃霽霽而漱影陂障旣固樓閣重開飛甍挿  
空憑檻無地捫天塗之綿邈吸湛露之浮涼拒濁  
河之波瀾收飛文之爽籟

旣飭武備載揚文風遂圖建塔於巽方用效題名  
於唐代秀色來天孫之氣圓瑤對日觀之峯瑞霞  
倚蜃氣之光高軒挂鵬溟之翼

陳情疏

明何顯宗

臣一介草茅伏蒙聖恩擢爲進士自惟官常未效何  
敢言私但臣具有鬚眉情切隱痛則臣祖母王氏之  
苦節及臣母鄭氏之節孝久湮未達敢不冒罪直陳  
上瀆天聽臣不敢脩及煩瑣第舉大概臣祖母王氏  
係德州民王彥室女十七歲歸臣祖父文卿後二歲  
而生臣父大清臣父生一歲而庶祖母王氏生臣叔  
大洪又後四歲而臣祖父病故矣此時臣祖母纔二  
十四歲耳族豪強賴百計侵轍欲奪其節而臣祖母



王氏節操俞勵乳哺兩藐孤而無異恩關防一少妾而有兼成六十九歲竟以節終夫當豪族吞噬之時正控訴無門之日不惟全已節且左提右攜並以全其庶之節既以立已孤且同仁一視並以立其庶之孤此臣祖母王氏之艱辛也臣母鄭氏係德州民鄭思孝室女十八歲歸臣父大清臣父少孤臣母于歸正值孤熒臣母與臣父奉侍嫡姑朝夕無怠不謂天禍何氏臣父病篤臣母顙天乞代卒以不救此時臣

垂白哭子也臣母一慟幾絕不食者三日臣祖母王氏再三解慰謂汝死可耳老姑誰共幼孤誰養臣母始勉進勺水乃臣庶祖母前所遺臣叔大洪盡蕩血產而臣母糝殮不給復因窮如始歸時又臣叔日夕逼嫁咆哮莫當計謂不利刃刺孤則懷置水濱臣母寔寔禦防夜扃戶牖晝勤績紡刃加于頸矢在不奪其奉養臣祖母愈曲盡於臣父生時臣祖母病癱臣母代爲七箸代爲盥頰夜間以身負戴爲溲溺隆冬盛暑一無怠色卒送臣祖母終備極孝行又義訓兩



孤臣始得有今日臣母今已八十有三矣夫誰不爲婦而臣母之爲婦又兼爲子其孝事臣祖母也尤尋常爲孝者之所難也誰不爲節而臣母之爲節又兼禦侮其立節於摧挫也尤尋常爲節者之所難也爲婦道而兼盡子道抗其節而竟成其節固已難矣而又出於朝夕不給困窮備集之時臣母之痛爲何如臣吐瀝至此不覺傷心裂腸揮血無從臣何以報臣母哉臣不及臣母生時以求慰母心後雖九鼎何益竊查禮部辦事進士潘一桂自陳祖母貞節又查兵部辦事進士譚鐸自陳母節俱蒙聖恩俞允故祖母王氏苦節及臣現在母鄭氏節孝稽之令有例擬之前事相同伏祈皇上勅下禮部轉行山東巡按衙門查勘如果臣言不謬照例旌表俾臣祖母臣母兩世幽芳一朝剖露則臣顯宗半生血痛忽爾開宣而皇上風勵世道之大法亦庶幾有裨矣臣無任哀鳴墾祈待命之至



議脩河流澁淺疏

明 盧世灌

為敬陳躬歷水程日見河流淺澁急議脩治以濟新  
 漕事竊惟漕為國家之命脉而河尤漕輓之司命臣  
 銜命星馳乘舟南發督催回空遍閱河道繇楊村以  
 至桑園時時有淺處處有淺然猶未甚也從桑園至  
 臨清直不可言矣此一帶水程約四百里中間老淺  
 新淺不可勝數淤沙填塞分歧成渚漫流僅及盈尺  
 平沙幾乎見底臣初視詫異轉復駭懼空舟尙且滯  
 閣倘重艘駢集詎能憑空徑渡乎一望沙洲幾成平



陸縱發水亦難蓄貯况無水乎此河道窮極變通之  
會也不乘此時肆力大挑徹底疏濬僅循往例草草  
了事縱日疲河卒廣費金錢何益查得濟南萊蕪等  
府州縣屬泉源二百餘處匯爲汶流故宋尙書白老  
人挽之以濟漕功最奇利最溥歲遠泉湮有名無實  
泉司之不問泉久矣近日工部臣丁汝驥始廣尋細  
搜洗出源頭臣至南旺見流水有欄雖一秋乾旱而  
盈盈自若此濬泉之明驗也從斯時時洗發源源流  
長何至聽命於不可憑之兩澤而以國儲爲徼倖乎

抑臣又有慮焉臣過桑園卽見河之兩旁築壩逼水  
直至臨清其壩不下數十間其故蓋因今秋糧艘轉  
運維艱不得已設此權宜之術聊以濟急其實無補  
於河非徒無補而又害之目今土草堆積塞滿河腹  
又椿木森列爲河中之釘昨白糧船卽有懼患者矣  
來歲重運其梗礙何可勝言臣已面令武德道臣許  
成章檄沿河官吏立刻拔去乃迄今尙泄泄也祇緣  
當事者徒惜已往之小費而頓忘向後之大憂仰乞  
嚴綸遍諭河官盡行清楚於漕始便臣敢因急議脩



治而并及之惟皇上裁決施行

陳河道情形疏

明 盧世灌

為查陳河道情形再糾泄玩州縣仰冀明綸覈究嚴處以釐河弊併陳急着以救遲漕事竊照糧船於六月二十五日已盡數過濟矣臣力僭重運前抵東昌聞自梁家淺以北直至甲馬營上下綿亘三百餘里經今月餘衆艘膠澁寸步難移臣不覺大駭急舉騎直走一望果然科臣向所云兩截者今又化而為一條矣回首渡江以來過淮過洪過濟中間清口懸溜黃流漲淤八閘崎嶇咸賴皇上如天之福幸而克濟



乃此盈盈一衣帶坐阻不前四顧徬徨撫膺欲絕直  
究病根只是河淺要河之淺不自今始也臣昨至油  
房渡口驛僅見數人在河挑淺察其所挑之土其色  
堅黑皆積年老淤似從經鋪者以此推之而治河情  
狀概可思已臣又憶去冬催空南下歷見河道平淺  
卽具疏題請大挑復覩倉臣奏議奉有分汛認限實  
行挑濬之旨炳日星而凜斧鉞向使當事者欽遵明  
旨真濬真挑能使一律深通何致臨渴掘井帶水拖  
泥手忙脚亂若此臣不知當日河臣數載之所經營

今年閏正二三月之所料理竟銷歸何處此之不可  
不推求也乃地方官之怠玩亦未有過臨清等處者  
如雙淺乃屬清平縣地方臣身歷其淺呼署印博平  
縣知縣錢銓問以緣故漠然不應命之急急挑濬又  
不應如此庸人乃兼兩縣亦負乘甚矣臨清州署印  
府同知辛志諤日暮途窮乞墦登壘管河州判宋裕  
祚純縉乳臭學語未成此輩寧復知河渠爲何事夫  
臨清何等重地不謂官員狼狽猶之乎濟寧也其最  
怠玩者莫若故城縣知縣之荀永興德州衛掌印指



揮之陳天印是所當勅部嚴加處分者也再照目前  
救急惟有起剝一着摠河臣張國維招集籲請剝船  
亦鱗次而集隨淺分派日夜督發顧一壺千金多多  
益善臣案察河西務關并土石二壩俱有額設剝船  
此時悉閉泊以待曷若暫借南發以充剝淺之用卽  
隨漕北上仍舊供剝不相妨而相濟誠莫有便於此  
者伏乞天語丁寧速令悉發南下是又轉遲而速之  
一大機括矣臣草疏甫畢忽報河水頓長尺餘是臨  
清副摠兵黃允恩節宣馬踏南旺諸湖水養全力而

注之漕者臣不勝踴躍卽遵河僉閩見邪許奉挽之  
狀約可計日過臨臣謹同在事諸臣馳驅催僉夜以  
繼日然猶不敢恃也仍須盡集剝船庶乎緩急應手  
至於尾帮之漕全帮之白一淤清口耽閣多時遂至  
隔越今白糧已盡數過洪矣尾帮之湖廣糧道副使  
張一鳳把摠王步雲上江把摠陳謨亦漸次抵濟容  
臣專疏另報外臣仍多方接濟盡力維輓萬不敢畫  
爲兩局緣彙疏糾陳字多溢額仰祈聖明鑒宥臣不  
勝惶懼待命之至



德州志卷三藝文五  
 何振先傳  
 振先與子為撫塵之遊甲申之變畫策定計直  
 將虎須雖出於一時義憤然亦自為其友仁人  
 君子烏能忘之哉子故論其事  
 何振先傳  
 明程先真  
 振先與子為撫塵之遊甲申之變畫策定計直  
 將虎須雖出於一時義憤然亦自為其友仁人  
 君子烏能忘之哉子故論其事

何振先傳

明程先真

振先與子為撫塵之遊甲申之變畫策定計直  
 將虎須雖出於一時義憤然亦自為其友仁人  
 君子烏能忘之哉子故論其事  
 何振先名兌吉振先其字也德州衛諸生鳶肩  
 鶴脰面如削瓜家貧事母最孝母死乃侈口而  
 談當世之務排難解紛慕宋惺魯連之為人視  
 鄙食其葦茂如也然而落落莫莫不合時宜人  
 亦鮮有聽從其論者又好為星命術數之學雖



在庠序飲酒任俠其子本業直寄焉而已酒酣  
以往輒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吾相不在富貴  
然要當烈烈以死成丈夫之名耳崇禎十七年  
闖寇李自成旣陷京師宮車晏駕乃遣其巨帥  
郭將軍者以精賊數萬畧行齊魯張官置吏肆  
出赴任旬日間徧於海岱郭故柳溝參將闖寇  
破柳溝降之與闖寇皆秦人故得用繼又別遣  
餘賊奉其勅追掠縉紳柎楊接摺相望於道振  
先乃夜見盧御史與予曰公等知闖寇之意乎

旣蘊隆之又加火焉不盡不已此蓋欲先明  
吏無遺種也爲公等謀莫如起義復讎然此去  
賊營甚近非有執銳披堅是朝發而夕禽也不  
佞請爲公等遊說郭將軍令叛自立公等乃可  
徐自爲計舉事萬全矣時郭將軍在兗州詰朝  
乃與其同舍生數人謁郭將軍數人庸妄人耳  
遂巡脫歸振先乃益奮然步驟獨行而抵兗州  
因里中子郭將軍麾下騎士以見郭將軍居數  
日姬就之乃進說曰將軍所憑以樹功名者非



李王耶然李王之與將軍非有葭莩之親也迫於一旦之命不得不從耳今李王新破燕京當大赦天下與天下更始顧乃亂先朝之宮闈殘先朝之陵墓誅先朝之吏民此終為羣盜已耳又以其勅追掠薦紳先生夫薦紳誰無故主之思即使手無甲兵然其負養廝役實繁有徒曲意撫之尚恐其不服而乃以死道逼之耶此屬既不可勝殺突有智者起而收之李王淪敗則將軍一旦功名盡矣今誠能俯察愚計急下所

復暴虐則是將軍得美名

其父兄子弟必將延頸欲為將軍死者李王破燕京北有

大清歷其前南有逆獻墜其後其勢必不能東向與他人爭利則將軍高枕而據千里之國矣於是郭將軍大悅飛符報罷使振先歸治裝還當遂主吾幕而吾黨前一夕業已部署賓客誅所謂防禦使州牧者烹食之矣奮臂一呼義師雲集於是郭將軍以何生為給已追及半道高唐殺



之時四月二十九日蓋德人無不痛惜也會  
 王師入關賊狼狽西奔郭將軍隨亦遁去州城遂獲  
 無恙程子曰振先之遊說郭將軍既以勉吾黨  
 起義復讐其意不過欲其少緩須臾之虐使誅  
 賊者審圖善策耳夫孰知事幾舛錯嬰逆豎之  
 鋒也然適以信其平生慷慨之言烈烈以死成  
 丈夫之名者矣

李韞玉傳

明程先貞正

李韞玉名嗣宥德州衛人曾祖逢時嘉靖間仕  
 至山西左布政韞玉弱冠卽有聲庠序涉獵書  
 傳好議論天下大事無所回護一日微眇而精  
 光不減竒才輕客交遊廣多然武斷使氣鄉曲  
 中頗仄目視之崇禎十七年闖賊陷京師移兵  
 畧齊魯張官置吏遍滿二東時德州諸薦紳盧  
 世灌等於四月二十七日部署賓客誅偽官發  
 兵城守韞玉乃要遮抗言曰公等幸能起義報



仇顧欲以區區烏合之眾當數十萬精賊此為  
 必不可支即志在必死然徒死無益今不如  
 有  
 所統屬用其名字以號召當時庶幾從民之望  
 於是諸薦紳然其計行求得王孫朱師欽奉為  
 盟主而韞玉入其幕摠持之為大行皇帝發喪  
 作討逆檄文布告天下旬日間附近郡邑皆翕  
 然響應賊聞之歛兵遠去乃韞玉遂有驕色日  
 寘酒高會自以為王業且成其徒數十人又皆  
 估勢恣睢脩睚眦之怨不為州眾所服於五月

十三日讐者伏兵劫之并韞玉搃殺比

王師入關州眾因得以全城歸附韞玉雖死其討逆

檄文具在今著於篇

附錄討逆檄文

明李嗣成

君父大仇理無不報臣民共憤義在必伸普天  
 同失主之悲動地起除殘之舉孰綱維而可置  
 雖食息其能安大盜李自成蠢爾克頑肆茲暴  
 逆稱戈犯闕乘國步之多艱挾詐欺人幸援師  
 之未集襲攻京邑僭徧乘輿九廟啣酸萬靈懷



痛執薦紳而索賄拷掠靡遺入闔閭以收貲兇  
淫並至猶然躑躅之行徑自謂堯舜之規模更  
賈劫制之威奄至青齊之境兵臨城下強置賊  
臣偽武德防禦使閆杰偽知州吳徵文承指逞  
兇憑威播惡恃豺狼夙成之性肆鴟梟莫草之  
旨錮億衆於窮城借千堞為犴狴俄而搜括馬  
騾廩棧已空又索蹇驢以填壑俄而徵求娼妓  
良賤雜錄更收童艾以充陳剥膚首及於紳衿  
吸髓不遺於負販刻奇刑以煨煉踰萬踰于視

私藏如不涸之源勒嚴限以

限以

衣冠於罪隸之伍民命視猶草芥嬰  
殮罪擢髮而難形憤食肉而未恆嗟茲黎  
恨填膺屬際限期悲號載路一夫奮臂萬戟卷  
喉於四月二十七日誅此兩惡懸首藁街洵大  
義之在人疇極惡而可恃不佞孤居天裔義切  
君親適稅駕於德城快凶流之正罪謬當推載  
統衆專征業羣志之協同詎宗親而遷避指日  
銷除凶逆洗此腥羶敬先播告四封拯民水火



誰無父母奚堪封豕之嗜肌但有僞官摠是野  
狐之名號倘聞義而不憤將効節於何時聞吾  
君猶存六尺之孤况寰宇不止一成之藉史司  
馬整旅江南旌旆夾舳艫並進吳摠戎揚旂塞  
北

清兵偕漢將齊驅屢有捷音多方響應知匡復之不  
遠識中興之有期凡屬臣民須敦忠義豈無豪  
俊樂共功名各人各守其疆隅賊安出吾羅網於  
戲新市平林窵埽除於漢祖思明慶緒疇搖奪  
夫唐基繇來滔天之惡必亡伊我列祖之靈未  
墜共成義舉早覩昌時脫顛危之不扶何宴安  
而有覲

予幼時讀德州起義節畧冊無名氏所作也大  
都譏笑毀罵之詞多予疑之僞帥郭陞統精賊  
數十萬聞德州變必旋師來攻如泰山壓卵耳  
乃任德州起事而節畧不言其故且奉朱師欽  
爲盟主傳討逆檄文獨得先着此起事之中自  
有人也而節畧獨以爲江西胡洪先所作玩其



詞意蓋欲罵盡州人也今得正夫先生何李二公傳乃知事自有其實而無名氏節畧不足信也故附記於此

後學宋弼識

蠲免挑河淺夫錢碑記

蕭惟豫

山東為京師左臂德州為山東咽喉歲漕天下之粟以給京師者獨恃衛河一綫則河道之疏濬淤淺可或緩哉然而吾州之民若不知有役焉蓋

國家之澤厚矣考周禮小司徒均人掌民人力政豐年公旬用三日無年減之及漢之初為算賦後令男子二十始傳唐租庸調法用人之力歲二十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宋制當役者出錢



德州志 卷五  
名免役錢品官之家有助役錢明有銀差力差之法

本朝酌古準今詳定賦役法制之善直繼三代較之漢唐以來爲尤輕而最善者莫如條編一例蓋民有身則有丁有地則有糧此外不以一毫累民也府部之供軍國之需百官之廩以至員役之俸食驛站之夫馬弁兵之餉賚河道疏濬之夫工皆於條編而取之名曰丁地起運丁地存留蓋民職其分官職其合分之則無廢缺之虞合之則無煩騷之苦歐陽子所謂簡易便民民不知役者此也然而吾州猶有濬淺夫錢者何也曰此非法制之未善而奉行者之未善也歲在庚午

皇帝惠我東人盡蠲丁地之賦適河當疏濬當事者患夫力無出因散派民間按畝斂錢蓋一時權宜之計耳後遂沿以爲例比年徵民錢六十餘萬至三年則又征民錢百有餘萬民皆病焉前牧王公深知其弊欲蠲除之以遷官未果奉天



崔公來攝此邦乃榜於國門曰德州南北運河  
歲徵濬淺夫錢六十七萬有奇此非

朝廷正供也自今以後其盡免勿征令出遠近歡呼  
父老有感涕者謂其子弟曰嘻爾知今日之樂  
而忘昔之苦乎汝曹竭手足之敏以辦丁糧歲  
晚務閒可少休矣乃每屆三冬而濬河之征出  
催錢之吏日呶吾門索酒醴食雞豚吾村之雞  
犬不寧焉汝曹伐薪樵粥米布以足之不能則

錢足付吏並不給寸紙之符以爲驗恐吾輩  
以聞於上官征耶吏征耶吾儕皆不得而知也  
今一旦釋重累獲至樂崔公之仁可或忘乎其  
父兄之知書者又曰公非獨仁也亦且甚智夫  
錢之征也有權力者率不與有明於

國家律令者亦不與吏亦不敢至其門其出錢者  
特仁弱農民耳所得幾何爲之上者見其如此  
某所奉應若干矣某所規例若干矣下而爲同  
事之蠶食又下而爲胥役之中飽人獲實利而



已蒙惡聲是徒犯不韙於天下也元史載額外  
 之科三十有二明臣邱濬譏之以為當時徒有  
 此名為姦人之資而已未必實獲其利後世以  
 為名言公於此獨毅然去之豈止公之仁哉為  
 聖天子養斯民為千萬人除大害俾

國家之澤之善至此益顯是不可以不紀眾曰然  
 遂請予述之以勒於石以志不朽使世之加意  
 民生者有所觀法焉

上巡撫請終養第六書

李濤

具職某書某以母老衰病望子殷切再次陳情  
 祇候五日未經俯示屢蒙面諭邊藩實為重任  
 超擢吏出

殊恩何得忽然辭職顧惜屬吏開導愚蒙可謂至矣  
 何敢再三籲竇第念臣子職分雖殊而忠孝之  
 理則一

君父恩施或異而報稱之情則同故慕義不禁匹夫  
 而責備特歸賢者如平湖某宗伯侍從



禁闈受恩特重似不敢輕言去職

皇上特念其母老子告終養某縱不敢希蹤躡軌而

正身事君之義竊謂無殊倘忘親戀職是以不

孝之身事君

聖明在上何敢欺也某亦知邊務殷繁自宜竭蹶供

職奈老母景逼桑榆疾病掩染卧床縣盼度日

如年有子如此不如無子與言及此寸腸迸裂

且武職向無丁憂之例以邊疆操防戢兵固圉

所關甚重非文臣坐鎮者比乃蒙

聖恩寬仁自提鎮以下俱准丁憂又未葬者准給假

營葬是我

皇上孝治天下屢施格外之仁遭逢

聖世詎忍忘親背

肯敗壞名教漸滅天倫乎古人嚙指痛心瞻雲隕涕

某不生空桑而置老病之母於勿顧諒仁人君

子所慘然動容者也夫武臣歸葬定例所無私

情入告尚邀

恩俞允况親老終養古今通例反不得上達



九重以遂人子烏烏私情此某所以號天欲絕也

人皆向後

于後參然使容容以夫及用流望空國形無終

其不生空桑而置空桑之具於以國前口人故

其與與各為其地天命平古入獻其誠以地靈

聖世聖德

皇十帝天不獨其德文乃古聖

聖德

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其德

重修學官記

孫勤

德州儒學之建其來舊矣按州志元至元中知

州秦政以夫子之官在東南隅地形汙下水潦

時沃乃卜遷於州治之西南至正間知州賈棟

興脩一新然猶是西南舊學也洪武十年知州

閻九成乃遷今地嗣是屢經脩治其時則正統

景泰成化正德嘉靖萬歷天啟其知州則韋景

元鄒銘洪釗楊愷王縉王翊陳秉忠邢奎宋明

德馬鳴瑞安受善



本朝康熙十二年知州金祖彭又重脩之自是以來  
日就傾圮凡五十年泄茲上者宜有事焉而久  
未之聞也嗚呼豈非俗吏也者安舊守陋以爲  
末務而忘之而不知維新厥治實繫於此乎雍  
正元年

聖天子新登大寶穆然遠思深探治本以興學明倫  
育賢造士爲急追王

孔子先世至於五代

親詣辟雍行釋奠禮又

特發帑金脩復闕里

聖廟元年

恩科特開二年補行正科其登進士者選授庶常外  
又

特恩授官若而人蓋天下士子欣欣向風蔚然振起  
而德州密邇

帝畿被澤尤深人文之盛宜遠軼嚮時者於時三韓  
陳使君適自掖合舉最擢牧吾州吾州之人聞  
使君之來舉欣然喜相告也曰使君治掖風流



令行久矣今其必有大造於吾州者及使君至未數月愛立威行訟清事舉觀於宮牆慨然興曰吾方思所以新吾民其必也新吾士乎學宮仍舊士何由新遂計賦稅所羨歲入如千金益以督理糧儲侍御賀公捐金十二劬又劬之半及州紳士願助者如賀之數凡得千金曰是可以集事於是鳩工聚材選期命匠無曠日無溢費經始於元年某月日及二年某月日而落成焉自正殿內外兩廡以至戟門櫺星門泮橋明倫堂尊經閣前後甬道四面垣牆他如講觀之位退習之齋膳浴之所或脩或增煥然秩然巍巍弈弈皆一改其舊而式瞻厥新矣又延致士之篤志而好學者使集明倫堂前之新建齋舍而肄業焉日有廩月有餼蓋吾州人士沐浴歌詠於斯地者洋洋乎盛矣於是使君書來屬勸記之勸惟使君之欲新吾州人之德也至矣士之學於斯者其亦思所以爲日新者乎蓋士之不能日新其德也學則不講故也州之前賢董



子不云乎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學問而明知之事也行道而有功仁之事也彊勉於斯二者則勇之事也勤願吾州人士之游於斯者依循董子之言以日進其知仁勇之德則其於天下之達道必皆明諸心知所往而能力行以求至矣是則措之躬而正用於世而宜士德新而民德因之禮讓興訟獄息人材日盛風俗益醇於以仰副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化猗與盛哉



孔子十翼解易最明而方外諸家異說紛起者始自

易說

吳汝暉

孔子十翼解易最明而方外諸家異說紛起者始自  
 禮經盛於康節嘗試論之孔子謂周郁郁乎文文字  
 之盛昉自周也唐虞夏商伏生授書七篇皆國有大  
 事始剖竹截板故其書最少勘黎微子周人所刊也  
 商頌周封微子於宋所賜也夫自唐虞迄周得文七  
 篇亦可知周之前不尚文矣周初辭尚體要方策所  
 載今文尚書十七篇詩二南邶風雅頌數篇易象爻  
 而已文侯之命秦誓幽厲以後文也周末文勝著作



始繁孔子據魯史作春秋而前此無年譜亦可知東  
遷以前文字僅撮大綱矣孔子問禮老聃子貢曰賢  
者識大不賢者識小蓋刊刻方策非同後世紙筆之  
便故大綱載於文而文所未及胥賴乎獻周公制禮  
本自無多况諸侯去籍祖龍焚書而漢時三禮並出  
河間獻王所上大戴所存共計數百餘篇其不可盡  
信久矣周禮云連山歸藏禮運云吾得坤乾焉漢儒  
因謂羲農夏殷皆有易識緯諸家聚訟紛紜延及有  
宋陳搏種放穆脩輩造為先天諸圖以為易之名八  
卦六十四卦之名皆始自伏羲康節力揚其波詭稱  
先天圖傳自孔子而周易一編竟與丹書道書相亂  
夫伏羲畫八卦載在大傳伏羲作易演六十四卦不  
見經傳大傳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  
契使伏羲時已有易卦名義則必黃帝之前已有書  
契而後可愚按天地萬物無一息不交易不變易總  
之乾以易知周子曰動靜互根交易也陽變陰合變  
易也二氣交感交易也變化無窮變易也張子曰陰  
常散渙受交於陽又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陽變陰



也交易者夫婦也變易者父子也變易起於交易而陰又受交於陽故易首乾次坤大傳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連山首艮艮止也是不交不變也歸藏首坤坤陰也是陰爲陽主也不交不變則天地息陰爲陽主則三綱斃謂非異端而何哉蓋伏羲只有八卦一圖其餘一切名義皆起自周故孔子不言夏殷之易而虞夏商書不言易不言卦不言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之名予因先王父曾著易學露機圖說原本無

康聖五余檢家藏會見辨正邵子辨正禮樂

通年來搜集諸家大抵方外傳述與孔子大傳多所牴牾而與吾家舊說相發明者亦十僅二三竊欲折衷考訂一宗大傳勤爲成編名曰吳氏易說然坊本多訛考正非易是所望於天假之年爾



公... 王... 吳氏... 易說序... 吳汝惠... 昔先四兄欲因先人舊說折衷古書編為吳氏易說... 未成而歿余與九弟莊齋欲繼其事然逐句求解又... 苦其難如臨之九二象曰未順命也內為本外為末... 二居內以湯剛臨外四陰故曰未順命坊本訛末為... 未坎之六四云樽酒簋貳用亨酒盛於樽簋止於貳... 言其薄也坊本訛以樽酒簋三字為句此類不可枚... 舉一一辯正訂為成書非余輩所能任也故余與九... 弟遲之十年而未決夫前人僅開其始後人不能要...

易說序

吳汝惠

昔先四兄欲因先人舊說折衷古書編為吳氏易說... 未成而歿余與九弟莊齋欲繼其事然逐句求解又... 苦其難如臨之九二象曰未順命也內為本外為末... 二居內以湯剛臨外四陰故曰未順命坊本訛末為... 未坎之六四云樽酒簋貳用亨酒盛於樽簋止於貳... 言其薄也坊本訛以樽酒簋三字為句此類不可枚... 舉一一辯正訂為成書非余輩所能任也故余與九... 弟遲之十年而未決夫前人僅開其始後人不能要...



其終情可原也前人已啟其緒而後人全沒其文情  
 不可原也予今年六十有一九弟今年亦五十有六  
 互參聚議迄無成功倘一旦不測相繼而歿使吾四  
 兄半生精勤著述已畧脩者盡歸散佚余兩人之責  
 其真無辭矣謹錄遺文十八篇於車輪圖說補其缺  
 畧共訂為十九篇付之梓人以藏於家至於按卦尋  
 義逐爻求理則不妨有俟焉爾其年於茲已未始  
 昔武國公於田公人善信德吏古善職為吳月良婦

吳水書

重修德州城碑記

田同之

我

皇上明聖慈仁續承洪業

御極以來百度修舉庶績咸熙猶慮飢饉偶形一物  
 不獲其所於蠲賑外復以城工代濟茲德州其一  
 也按元至正間州無城郭自明洪武三十年  
 始有之至萬歷四十年重修周一十里一百八  
 十步高三丈七尺設門五東長樂南朝陽北拱  
 極西聚秀又偏西廣川距今百三十年許垣堞



樓櫓傾圮剝漫而無以爲固爰

命揣高計丈量工審期

頒發帑金十三萬兩招卒徒脩畚揭運埏埴辦灰礫  
於時奏請奉行者則巡撫都御史喀公爾吉善  
也監督則分守濟東道陀公諾也承修則原任  
知州今陞青州府劉公元錫也仰體

聖心周詳慎重工實弊清罔敢玩愒計肇於乾隆九  
年 月告竣於乾隆十一年 月西城上有閣

臨衛水名曰振河亦復重葺之峩峩翼翼巍然

煥然墉光雉影若錦如雲固保障之要衝亦觀  
瞻之雄槩彼禹勤民而周營雒寧是過哉於是  
士氓睥睨均感

皇仁因屬

同之

紀其事竊惟城之修也設險卽以守

國而有明之重修旨格不下不得已撫茲土者  
乃盡括十年節用兼搜鼠蠹議鬼薪且檄兩藩  
共襄六郡同効方得拮据畢工今則民不被斂  
官不爲累毋煩搜剔無事設處一領金錢而物  
料集工作興居此地者但聞萬杵之歡聲千夫



之奮力若不知有城工之艱且鉅者於戲

盛朝舉動足以超千古而越百代幸目睹於今日矣

迺作頌曰

大清開基

聖

聖相承乾隆化日海晏河清宵衣旰食念切我氓已飢

已溺常變經營藉工代賑修築嚴城矧茲安德

襟帶岳瀛南引徐沛北拱神京洋洋衛水漕輓

送迎崢嶸形勢兩載告成金湯鞏固歷世憑凌

太和休氣霽色霞明無疆

萬壽永奠昇平



募脩興龍寺大橋疏

李世垣

德州東南五十里篤馬河中舊有橋十三空里

人名曰大橋蓋篤馬河橋在州境者如徽王庄

石橋王紀口橋范家橋任家橋李家橋土橋仙

人橋不一而足惟此橋為平原大路固第一橋

也命名豈偶然哉按唐久視元年平昌開河因

漢篤馬河而疏濬之平昌者今德平也為此河

之下流宋天禧五年陳堯佐築隄多開支河以

分導水勢而此河東傍故隄獨為經流元時陵



州隸河間路至元七年立站自河間路赴東平由恩州津期店渡河在此橋西南五十餘里自河間路赴齊州經東光吳橋安德臨邑吳橋安德之間由石橋渡河石橋者金時所建明人稱爲徽王庄橋是也在此橋東北亦五十餘里明初分山東爲省移德州治此領德平原二縣屬濟南府乃於州南六十五里置太平驛太平者以東至泰安南至東平故名由太平驛赴平原自董路口渡河在此橋西南二十餘里成化

二十一年太平驛歸恩縣德州安德驛東置遵化界河等舖爲赴陵縣路安德驛東南置談家岳高等舖爲赴平原路查東南路河西岸有興龍寺本名廻龍寺無碑文記年月然查德州東南一帶創立寺院多在孝宗時又查東南路有玉皇閣建自成化十六年又查東南界河舖成化二十年間知州王縉建土橋遺碑尙在則大橋之建始自王公縉無疑也驛使往來行商輻輳赴濟南赴泰安者摠由於此時爲脩補完固



如初明季漸就圯壞維我

聖朝興圖宏濶

王道蕩平一時大都小邑僻壤窮鄉紳士居民靡不

懽忻踴躍除道路修橋梁蓋甚盛典也順治八

年里人有文學唐先生嘉棟者倡義重脩遠近

士民翕然從之而十三空煥然重新予少時春

冬無水嘗自土橋迤北渡河其地曰譚家道口

河岸東宋侍郎庄在焉初未有橋也乾隆二十

年間宋氏族人募化鄉里創脩橋梁名曰宋家

橋是又增一橋也予嘗謂地之盛衰何常在人

焉耳大橋自康熙末年爲水壞夏秋水漲往來

行旅皆假途李家橋雍正初年官脩大路因李

家橋完固遂移大路就焉四十年來日就頽敗

木料甄石竟無所歸而著斯土者猶循其舊名

曰大橋嗚呼大橋今安在哉謹告同人齊心一

力重加整頓悉如舊制非敢云功德也使大橋

之名不自我民焉斯已耳



之香不自焚焚香博曰耳

以重賦豐碑悉收管除其無益之物學士張大翰

文淵閣學士張大翰

本林聽石竟無他韻而各致其妙而韻亦奇

案辭表因多遠大卻故書四十餘年日修國

符刻書刻金李案辭表江原年曾刻大觀國

其大儒自與與天事飲亦

而及飲一

重修長生閣

李世臣

吾州龍鳳從異地來

無事際際隨起隨滅

門北通峻開濤

首處遠瞻泰岱近接方山

靈秀區也吾州前輩陳兵

建宇一楹為內外向外祀

所稱封文昌者其閣孤峻傑

樓參差掩映顏之曰長生閣



康熙二十有八年也於是人文蔚起科第聯翩閭閻  
撲地商賈輻輳咸謂此閣之助云雍正甲辰燬於火  
予與邑庠惠菴曲君重新之後予風塵執掌漫遊二  
十餘年癸未以老病歸籍策杖至此見此閣潰裂有  
欲圯狀心駭然詢旁之居人云歲辛巳衛河決平地  
水深丈餘瀰漫數月祠宇民居幾漂沒無遺而是閣  
亦罹此災心惻然爰謀諸州之薦紳人士及耆老等  
議共修復之咸欣然曰諾遂公同高孝廉鴻吳孝貞

楚椿陳生鳳鄉主述會經紀其事與陳金若

址庀材用厚其牆垣培其基址期一勞而永逸堅而  
可久也肇工於戊子春二月之辛卯訖工於是夏六  
月之癸亥閱四月而告成夫善作不必善成爲之前  
者端賴爲之後此閣創始以迄於茲未百年中燼於  
回祿虐於陽侯今雖完繕如舊矣而年遠世殊所恃  
以踵事而增葺之培吾州風脉於未艾繼陳公創垂  
於不朽者不能不於後之諸君子有厚望也已



飲不飲皆不請不飲飲之請遂于春以望出日  
 以觀集而保其文故其風烈亦未艾雖則公  
 國無事於時亦令無安靜故其西平其世  
 亦無慮於外其國雖成以受其未言平中  
 且以交文國所以自古如夫善於不凶善於  
 可入也其王飲其子也其以之其世其王  
 其世其王其世其王其世其王其世其王

公舉貞女狀 宋 弼

竊惟音徵不已感風雨於鳴雞節著後凋凜冰  
 霜於竹箭是以兩髦可矢扇美旋閨百歲同歸  
 沉芳彤管然而禮成莫雁情洽加鳧草既合歡  
 會匪謀面花雖獨活亦所甘心懷破鏡而難圓  
 悵孤鸞之不舞雖極彼堅貞亦易為激烈者矣  
 若夫一言初定六禮方將射雀而還尚遲合卺  
 乘龍欲近忽報闔棺居然女子之貞詎識夫君  
 之面而義從執一茹荼不辭言縱盈羣匪石莫



轉願同穴於地下題還陰氏之尸俾偷息於人間竟作呂家之婦則本州貞女齊氏尤爲罕者也貞女寂寂寒門熒熒弱質拂髦摠角恒依外氏之家納采問名早有同心之聘父齊珍以女許字衛廩生呂之遴長子金符締朱陳之好誼比松蘿結秦晉之歡思同琴瑟在齊氏十年待字惟聞淑女之稱乃金符一旦云亡忽赴鬼伯之召斯時黃鵠雖單本非共命之鳥孤桐自茂豈云連理之枝星未渡以何緣劫成灰而似夢

貞女一聞惡耗頓爾神傷乍聽哀音不禁腸斷呼天搶地矢之死而靡他垢面蓬頭恨有生之爲累嚴親苦舌鄰媪攢眉憫其必死之心詢以可生之路義形於色將髻髻以終身情見乎辭誓蒿簪以沒世於是鉛華盡謝疏布于歸拜手高堂云子職其婦代投身木主儼夫唱而婦隨入門操井臼之勞獨居甘藟鹽之味嗟夫居徒四壁翁則家本寒儒懷此二人姑又夙稱善病小姑正弱裁可扶牀幼叔誰憐未能當戶貞女



義以成仁貞能作孝窻前和藥辛苦三更庭下  
顛天虔誠午夜奉來甘旨盡出針繭之餘浣得  
衣裳不假臧獲之手翦刀響裏洒血淚於朝曦  
紡車聲中驗冰心於夕照譬如牧羊朔野奚止  
十九年之遙若教挽鹿夜臺猶非千百載間見  
者矣某等居同里社歷數見聞縞袂登車曾向  
龍門而雪涕冰操接武欲伏

象魏而陳書幸名教有摠持實人倫之宗主伏願  
鑒茲亮簡信以無欺表其幽貞幸採風而

人告將

聖朝之揚勵有善必彰而君子之褒榮千秋不朽



德州志卷三藝文文五  
 宋 弼  
 人吉  
 吾州前賢李泰雲先生所築矩亭在城之東瓦木  
 皆方故以矩名是明季避魏璫處後頗修葺余猶  
 及見之今不復存矣仰亭丈慮其遂湮沿厥規製  
 改築於見可園中間為予言感慨繫之予居憂逾  
 年稍近筆硯乃序次其意以貽仰亭丈非敢曰文  
 聊志所感云爾  
 粵執徐之紀歲余還歸乎故鄉神顛顛而無語情紆  
 軫而弗揚惟三年之暫別類化鶴以孤翔望城郭之

矩亭賦

宋 弼

吾州前賢李泰雲先生所築矩亭在城之東瓦木  
 皆方故以矩名是明季避魏璫處後頗修葺余猶  
 及見之今不復存矣仰亭丈慮其遂湮沿厥規製  
 改築於見可園中間為予言感慨繫之予居憂逾  
 年稍近筆硯乃序次其意以貽仰亭丈非敢曰文  
 聊志所感云爾

粵執徐之紀歲余還歸乎故鄉神顛顛而無語情紆  
 軫而弗揚惟三年之暫別類化鶴以孤翔望城郭之



已換時州城初修

思故舊而彷徨於是越陌經術歷閭及

閣涉園林之晻霏度池館之縈紆鬱松檜其猶茂叢

蘭菊以紛殊覲孤亭之竦峙迴余步而踟躕西堂公

子揖余而言曰噫嘻此矩亭也高義薄雲清風流響

棟宇依稀檐楹俯仰嗟百年之鼎鼎悟鴻泥而寄想

胡予懷之多悲紛棖觸以懔惘昔予髮之始髫時驅

馬於東郭騁遠目於原田眇斜陽之邨落委紫轡以

遲迴蔭青松而盤薄雖短垣之已頽翳長藤之猶絡

循欄檻以含稜覲甃甃其若削動懷古之幽情坐荒

亭而寂莫亦或叩柴關啟幽扇攜故人步前庭踐綠

苔之曲徑解青絲之長餅問牡丹而已悴對銀否其

未零撫時序之幹轉嗟輪馭之不停曾日月一云幾

空月白而煙青矧夫

六合同霾

三光失度甫節鷗張膺滂湯赴或糜爛於桁楊或毛

裏於刀鋸匪風感烹魚之思行道有多露之懼蟠鴻

飛於梁碭閔龍蟄於林慮築茅屋以藏形斲万輪而

止步心匪石以彌堅耳濯流而恐污彼東海之揚塵

詎滄波之可溯者哉世遠人遙星移物換誰嗣餘徽



我行長歎嘉君子之用心美哲人之當亂聽休杪之啼鳥望雲中之鳴雁孰有憂而可忘聊寫心於濡翰

易序說

梁鴻蓊

易者陰陽遞運之道也道之運行不息故物之變化無窮聖人以變化成形者畫卦以示象而即從畫卦之示象者指其動以觀變化故自乾坤以生八卦八卦錯綜為六十四卦卦分六爻皆陰陽遞運之事反復相循之道也但卦之畫為象者所以象其物之已然者也其由卦而著為變者所以通其事之將然者也進退消息之理其在將然者無窮故六十四卦往來循環而皆可通聖人又以其往來皆可通者指其



興衰治亂反復相因之大端分爲上下二篇以衍其義卽道中自然之運而策人以及時脩省之方此周易所以先後諸卦而爲之序也蓋就六十四卦而分言之則每卦各具一義統周易序卦之意而合言之則卦與卦實運行不停之機其運行之機每在兩卦相接無象無文之處爲聯絡蓋聖人旣以道之可象者畫爲卦而繫之辭又以道之由此至彼其不可象者爲之序以寓其義苟序之之義弗得則易之變化不可見而卦之設象旣似散漫而無統卽卦中取象作象分爻論占之法亦或多失其本旨矣先儒釋易者皆就象釋象就爻釋爻不於卦序觀其運不觀其運則凡卦之立名以及象象之義上無所接下無所續其中之旨趣皆可任已意爲講說甚或有顯悖於孔子象象諸傳而不知者愚素研於先儒諸家講釋之旨按之孔子十翼之文心甚惑焉故爲序說一編以參其義俾學易者卽序以推卦據象以論文庶有以得其辭象之旨趣云爾



以參其義...  
 春秋辨義序  
 春秋明王道其要在於精義義者君臣父子夫婦上  
 下之正也義為王道所自出義正則撥亂反治無難  
 矣不精其義是以三綱淪而九法斁上下相顧莫可  
 如何究無以識咎之所在也東周之亂其大在君臣  
 上下而禍端起於父子夫婦蓋父子夫婦之位不定  
 則嗣世之道不順嗣世不順則無以安其位而靖在  
 下之邪心因以啟臣下之上陵而不可禁制此亂之  
 所由作也春秋之義於君臣父子夫婦上下加謹焉

春秋辨義序

梁鴻蓊

春秋明王道其要在於精義義者君臣父子夫婦上  
 下之正也義為王道所自出義正則撥亂反治無難  
 矣不精其義是以三綱淪而九法斁上下相顧莫可  
 如何究無以識咎之所在也東周之亂其大在君臣  
 上下而禍端起於父子夫婦蓋父子夫婦之位不定  
 則嗣世之道不順嗣世不順則無以安其位而靖在  
 下之邪心因以啟臣下之上陵而不可禁制此亂之  
 所由作也春秋之義於君臣父子夫婦上下加謹焉



謹之之法一嚴君之不死位再嚴臣之奪其君此明君臣之大閑也其次則絕上之違道以干下下之竊柄以背上此明上下之定分也君臣上下之義通乎天下故列國之事皆紀焉父子夫婦之義在列國者不登魯史而亦不容備悉故但就魯事立範而已足矣父子之義則重嫡者是也夫婦之義則重昏者是也此王道之本也若夫王綱墜而諸侯之勢散諸侯散而盟會侵伐之事多盟會侵伐多而後伯者出伯者不務本而馳逐於盟會侵伐之地以爲功則必壞

伯者遞出遞壞而後權歸大夫由大夫而更及陪臣此相因之勢趨而愈下之必然者也蓋其致此也非一日其悖道者非一人春秋備錄其時變時遷而終歸於大壞正以明失之有其原而挽之非其法故合二百四十年以見義而非逐一事見一義者也後之傳春秋者公穀左氏皆以明春秋之義而左氏馳騁事跡旣析義之多淺公穀裂事爲解又剖析之過鑿三傳瑕瑜各半旣不相掩而胡氏因三傳以伸其說其弊又在守義之經而不達義之變更欲牽彼事以



論此事反失紀事之本旨迄後嗣出爲說者或援左氏告則書不然則否二語以定春秋之義例直謂聖人之筆削揔不出魯史紀載之文而大義所關或限於魯史所不載而莫可如何如是以論筆削之法寧復見去取得失之道耶爰是因三傳及胡氏諸說而爲之辨或每事有分見之義或數事有合見之義或推不錄者以證特書之義或就已書者以證不錄之義或析其責有專重之義或解其罪在所輕之義要以開明舊說分裂牽連之誤且以明春秋之義爲聖人審勢達權非迂儒之守經不變者也



春秋義類序

梁鴻荔

春秋以編年紀事事之萃於一年者既異致而叢集  
事之歷乎數年者亦首尾之不續學者或因其間隔  
數年遂斷文而加之解此割裂之弊失春秋之義者  
一也又或不諳事之異致而同情但取事之相同者  
爲例此面擇之弊失春秋之義者二也所謂割裂失  
春秋之義者如聖人取伯姬因紀之將亡而死節故  
於隱二年先錄紀來迎女伯姬歸紀之事及莊三年  
乃書伯姬先紀侯之去而卒齊侯爲之葬此言伯姬



能全婦道因國亡而自死也而傳乃於逆女爲之解歸紀爲之解卒葬又爲之解其割裂如此反不見錄伯姬之義矣所謂面擇矢者如聖人因王綱之不振而錄列國會盟侵伐之事蓋相合則會盟相乖則侵伐事不同而爲列國之私合私爭天子不能制則一也傳則謂聖人惡盟而不及侵伐以侵伐爲無王而不及會盟此但擇其字面之殊而不究其情之同也如是以求其何由得春秋之旨哉夫春秋之中有義在明人倫者焉有義在論政治者焉有義在見世運者焉有義在著天道者焉義之名出或隻字而義已彰或疊見而義乃顯或脩列始終以見一人之義或貫乎全經以見天下之義論春秋之大義不可不於斯審之也爰是因義取類俾義在人倫者萃人倫之類在政治者萃政事之類其在世運之轉移天道之昭示亦各以其類萃之如此凡在諸傳諸儒論列之得失前編已脩舉之今更分類爲編以明大義之要

云爾



春秋義類次第說  
梁鴻翥

春秋義類次第說

梁鴻翥

春秋據魯史以編年魯十二公者史之所由出也故

起類以魯公為首由公以及公之配故夫人之薨葬

次之由公以及公之臣故大夫之卒又次之國主於

土地故城都之事又次之本君臣土地而後發政政

之先務在祀典故郊廟之事次之政治之事又次之

政治垂而後災異見故內地之小災異次之此魯國

以內之事也由國以及天下而後是非得失之事備

然後可以明王道之要徵世變之大而王道之要莫



重於夫婦次及父子又次及兄弟又次及君臣又次及上下又次及外內此六者王道之大範也六者不立而後世運敗世運敗而後爭奪起爭奪起而後伯功出故天下之亂始於王綱不振而列國交侵列國之侵伐不息於是齊桓之伯出繼之以宋襄圖伯無成又繼以齊昭楚成爭圖伯無成而後晉文晉襄之伯出又及晉靈而伯業一替而楚穆圖伯亦無成又繼楚莊而成伯於是晉成晉景之伯皆不競又及楚共之爭伯無成又繼晉厲之爭伯始強終衰於是書

傳之伯出又次齊靈齊莊之抗伯無成又次楚康楚靈之分伯於南於是晉平以下之伯墜遂繼以大夫專政於是齊景欲圖伯亦無成遂繼以吳之入而爭伯至是伯事盡廢而春秋亦將終矣歷乎春秋之始末書小國朝魯可以觀伯者之興衰書魯君適大可以觀伯權之轉移書遠國之來聘可以徵中夏之強弱驗同盟之聘魯可以徵與國之向背驗使大夫聘盟乞師可以徵伯事之日卑驗內大夫如他國可以徵邦交之無常故皆別爲一類以列伯事之後若夫



去國遷國滅國之事奪地之事執君執大夫執行人  
之事皆肆惡無忌之所爲而魯公反國書至又見所  
出爲危地魯乘間虐邾鄭乘間病許皆陵暴弱小之  
事故皆別爲一類以徵世亂之無底止也然後列天  
王喪葬之事以見王靈之若明若滅而莫能收拾於  
是以天降之災異爲終焉示當時廢敗已極而天運  
將變卽春秋終獲麟之意也

招邵烈婦辭

田肇麗

烈婦生於田間長爲農婦雞棲牛牢糶口草門  
當晨星之方晞值夫舅之他往蓬蓬鬢鬢焚焚  
衣裳欲啟奩妝忽來強暴獰飆倏至驚踉躑之  
將加逮伏未能乃營嗚之交并守身弗辱克壯  
紅顏矢志不移慘罹白刃於虐非若蔡中郎之  
女早聽色絲謝太傅之門素揚則麗况此人倫  
之七德實被風化於二南今者

國法攸彰罪人棄市冥恚已釋貞名常留爰依往



體爲辭以招辭曰

魂兮歸來乎襍穢耕牧連昏姻兮憶昔二八爰  
來嬪兮翁夫而三甘苦辛兮詡畜嫫媪十九春  
兮夙興獨處絕少鄰兮草草農妝櫛具陳兮窳  
然慄恹狂犬狺兮碣磳快墨毘顛嗔兮窳寥疾  
呼寂無人兮騫污不及疔瘡皴兮若然剝絕殞  
厥身兮創及頸脰血漉殷兮橫尸在地髮曼鬢  
兮烏獸竄伏倉皇呻兮野曠風急天日昏兮白  
晝黯黤米雲屯兮煙霾杳嶂霧迷村兮鳳靡鸞  
叱燁爽燐兮巨兇就執慰貞魂兮四術喧傳驚  
絕倫兮典刑昭昭欲憾伸兮隋豈揚表可安窳  
兮烏頭綽楔名續存兮纍纍野塚徒埃塵兮長  
河汨潏水涖鄰兮鹿關嗟峨氣連闡兮山川靈  
異秀鍾坤兮矯矯巾幗等冠纓兮邦家之光著  
聲聞兮州乘載之其不泯兮魂兮歸來乎

附載蒼厓西圃事蹟

田肇麗字念始號蒼厓由教習知縣歷官至戶  
部郎中



授朝議大夫在刑曹時矜慎自天庶獄平允與同官  
高安朱公軾福清李公馥善遷農曹監督富新  
倉立法嚴肅一切陋規悉屏去有妄傳

王命擾亂倉規者肇麗親啟之於

王諭令田監督自行鞭責法紀凜然時人稱富新  
倉爲清淨場差滿考核贏米二萬餘斛膺議叙  
以病告歸雍正元年癸卯奉

旨諭巡撫塞楞額訪原任戶部郎中田肇麗在家

以治病未

殊批此人可惜着該部加意調理俟其病痊送部引  
見其知遇之隆如此時時以不獲仰報

殊恩爲憾年七十五卒生平嗜讀書所著有有懷堂  
遺稿硯北猶存錄扈從紀程麻衣消寒錄南北  
史纂子同之字在田晚號西圃登康熙庚子賢  
書初隸工曹學習時

果親王統理部務稱其能補國子監學正秉公訓  
士諸生無曠課三年

果親王欲保舉爲工部都水司主事以親老辭



王嘉悅親書天馬賦一縑并書自執泥金便面獎  
勵之同之淵源家學沉酣於詩與陳樹著沈椒  
園符幼魯劉大魁朱霞山張少儀王載揚諸名  
輩沿波討源為羣雅堂詩友選刻安德詩搜一  
帙所以闡幽也詩文力追古法書得襄陽筆意  
著有詩竹堂彙稿內分硯思詩集七卷二學亭  
又淡四卷晚香詞三卷詩文詞說共八卷其祖  
山薑嘗錫以古硯故以硯思名集有各體臨書  
四冊藏之家廟之孫世寶之孫徵輿著有石南  
齋詩詞尤精篆書逢泰亦工行楷

按蒼厓西圃二先生名已載山薑先生傳中  
未悉其生平蓋末由考据也泊志乘垂成田  
生靖始以二家傳及招邵烈婦辭送館而人  
物一卷已刊就無可補然闕焉不載心弗安  
也乃附識於此



卷十一中終

德州志卷十一

附錄州人所著書目

劉盛

書說遺稿

詩集 俱亡

張海

詩集 亡

須瀾

石林集 亡

鄒頤賢

蘆南集 見  
紀昀書後云樂府古詩沈浸於漢魏之間而獨得其神理

馬亨衢

東野吟草 亡

盧宗哲

焚餘草 未見



劉宗佐 遂初堂詩 亡

程瑄 右丞稿 未見

盧茂 滁陽漫稿 未見

馬九德 小東集 亡

王祖嫡 書疏叢鈔 家庭庸言 文集三十七卷 俱載明史藝文志未見

程紹 掖垣奏識 兩河奏議 尊生鏡 澹息居遺稿 出山三事疏草 俱未見

李誠明 翻翻草 亡 廣川人文初搜 未見

魏廷策 宜民錄 亡

呂恂 春秋大義 未見 四書家引

程恭 未見

楊槽 讀史管窺 金蘭集 東臯漫錄 續錄 俱未見

王都 扶鼎名臣錄 朱子簡錄 俱亡 象夏齋詩草 法戒編 棠棣客問 俱未見

盧世灌 春寒閒記 見四庫館存目 尊水園集 放翁絕句選 杜詩胥鈔 俱未見

程先貞 海右陳人集 德州志畧 蕙庵雜著 安德詩搜 文搜 俱未見

蕭時彥 淡如集 未見



李允禎

潛使五集

未見

李泂

陶菴集

年譜

俱未見

趙其星

仲啟詩集

未見

趙起鳳

敬誠錄

色養錄

一本歌師友組

蕭惟樞

醋吟集

未見

蕭惟豫

但吟草

未見

田雯

古歡堂集

長河志籍考

黔書

俱入四庫館提要

未見

田需

水東草堂詩

側墊錄

俱未見

盧道悅

公餘草

未見

葛枝挺

雪龕集

亡

州志擬稿

未見

朱兆李

初筮草

損齋吟草

俱未見

謝重輝

杏村集見四庫館存目

德州先賢傳

亡

馮廷槐

舍人遺詩入四庫館提要

李樾

茗齋詩鈔

未見

後知堂遺詩

見

田霖

兩津草堂詩入四庫館提要

趙善慶

重知堂詩見四庫館存目

孫勳

鶴侶齋詩見四庫館存目

誠齋詩草

四書集註餘論



使黔偶記 讀韓私記 俱未見

趙如陸 孝經註 閑音錄 俱未見

田肇麗 有懷堂集見四庫館存目

吳汝惺 易說見四庫館存目 照心鏡 居家雜儀 俱未見

陳英選 蘊玉集 未見

宋來會 近思齋詩 詩書知新日記 論詩微言 小慧錄 俱未見

劉友田 丹峯遺詩 未見

郭政裕 未見

未見

田同之 西圃叢辨見四庫館存目 硯思集 四圃詩話 俱未見

盧見曾 雅雨堂刻古書二十餘種 見數種 山左詩鈔 出塞集 俱未見

李慕 讀史鈔 未見

金英 谷村詩集 未見

宋弼 山左明詩鈔見四庫館存目 州志擬稿 採用 州乘遺聞 未見

李國柱 秋厓遺詩見四庫館存目

梁鴻翥 周易觀運 尚書義 書經續解 春秋辨義 春秋義類 儀禮綱目 詩經辨義 周官辨義 禮記辨義 庸義 論語義 孟子義 見數種

吳楚椿 古河考 桑梓圖考 二種見 州志擬稿 採用

書目



學庸會通 中庸脉絡 學詩筆記  
洋洋大風編 文章六則 虛字譜  
以上俱未見

李有基 河渠剩語 廣川客問 俱見

李國林

宋

金

李

李

卷三下終



